

金钱与性

——雏妓

何春蕤

谈到雏妓，一般人心浮现的总是被无知父母卖至娼户的原住民少女，这些在阶级、种族、性别的社会区分上都占弱勢的少女遭遇如此不幸，因此很自然的成为同情与义愤的对象，而政客们也很聪明的召唤了有同情与义愤的民众加入抗议的慢跑秀。（一九九三年底，法务部长马英九和内政部长吴伯雄率领民众在台北市著名的红灯区华西街举行慢跑活动，以宣示政府扫除雏妓的决心。）

为雏妓现象义愤填膺的抗议群众可能认为雏妓的现象是一些丧心病狂的人造成的，因此觉得只要针对这些人设立严厉的规范或处罚，问题便解决了一大半。

可是，根据台北市社会局与警方的统计，如果我们以七十八年到八十二年间辅导雏妓人口分布为指标，原住民仅占百分之十四，被卖的仅占百分之九。这么大比例的非原住民而又自愿从娼的少女人口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很明显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我们社会的巨大贫富悬殊。

台湾在股市狂飙和土地炒作的热潮中静悄悄的进行了一次重大的财富重分配，有者愈有，无者愈无，奢华宴乐的场所纷纷成立，为节省人事开支的成本，大量雇用年轻在学只想赚点零用钱的孩子。

在工作中，他们亲眼看见社会的不公，有人一掷千金，面不改色，而回顾自己，不仅前途遥遥，连奢想一步步走到那种气魄的程度也希望渺茫。男的还可以寄望工作、事业，以及某种独力谋生，女的则在社会既有的安排（婚姻、养儿育女……）中看不到什么指望。

年轻的少女们纷纷下海，并不是因为定力不坚，耳濡目染。她们自愿的抉择其实正凸显我们这个社会没有给她们希望——再怎么努力，到头来也只是做个薪水少得可怜还要兼顾家务的「现代妇女」。那又何必？

雏妓的问题不在人心而在制度。不消除贫富悬殊，不消除男女之间的不平等，金钱与性的交换还会持续下去。